

似

S I

橘子宸

著

是

S H I

故

G U R E N

亲爱的，你从来不是一个人
我在，爱也在

来

我的
：孤独症男友

·
依偎如昨，温暖如初。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似是 故人 来

GU
REN

橘子宸

著

我的
孤独症男友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似是故人来 : 我的孤独症男友 / 橘子宸著.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218-12340-0

I. ①似… II. ①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85657 号

Sishi Guren Lai: Wo De Guduzheng Nanyou

似是故人来 : 我的孤独症男友

橘子宸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 肖风华

责任编辑: 马妮璐

责任技编: 周 杰 易志华

装帧设计: 帘七子

排版设计: 仙境设计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北京时尚印佳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5240

只身独处，谓之孤。自成世界，谓之独。

若我们终将孤独，我陪你。

引子

曼哈顿帕克洛大街是纽约警察局（NYPD）总部所在地。清晨七点，夏季的太阳早已升起，但对于悠闲的美国人民来说还只是床头闹钟刚响起的时间。

盛昭曦抱着牛皮纸箱，回头看了一眼这个工作了五年的地方。辞职报告已经受理，今儿就要正式和这个地方说再见了。

原本打算临走前和同事们最后热热闹闹地聚一次，但想到Lee肯定要喋喋不休地抱怨她走后，NYPD只有自己一个华人警察；新进警局的小女警克洛伊少不得要哭一顿；文档室的莫斯老太太又要张罗着给她亲手烘焙离职礼饼……林林总总都会牵绊住她的脚步，所以她特地挑了个大早上来“卷铺盖”，以避开大家。事后他们再怎么责怪，顶了天也就是在电话里多骂她几句，总好过当着面哭红了眼来得体面。

真正的告别都是无声的。

盛昭曦心中想着事，下楼梯的时候踩空了一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手中的纸箱侧倒在一旁，倒出了不少零碎的小东西。最上头放着的那枚勋章，顺着大理石台阶一路滚了下去，有节奏地打在地面上发出丁零的响声，眼看着就要滚到马路中间去，一只大手拦住了它。

勋章的图案是蓝色绶带围着一颗银星，上面刻着NYPD格言：“至死忠诚”，底下还有她的英文名Joyce。这枚荣誉勋章是NYPD奖励给在危难时刻，表现出极度英勇行为的警察的。盛昭曦拿到这枚银星勋章时，不过二十四岁。

一次恐怖主义袭击谈判，她只身进入被安置了炸药的音乐礼堂，说服歹徒缴械投降，成功拯救了现场逾百位观众的性命，自己却差一点儿就要领紫星勋章（奖励给在岗

位上牺牲的警员)。

NYPD称她为勇敢的女英雄，他们不明白一个年纪轻轻的亚裔小姑娘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思想觉悟。只有Lee知道，那时Steven失踪了两年，Joyce对这个世界已经无所畏惧。

从大学同学一直到工作伙伴，Joyce在美国的这一路成长，Lee都是亲眼见着的。

那些原本以为蒙尘的前尘往事突然又变成了眼下人生的岔路口，真是世事难测。

“真的要走？”Lee把玩着手中的勋章走上台阶，将它珍而重之地放进了她手上的牛皮纸箱里。

“你怎么来了？”盛昭曦嬉皮笑脸地从地上爬起来，顺带拍拍屁股上的灰尘。

“偷偷交了辞职信以为我们不知道？莫斯太太可是管档案的。我原以为你Joyce天不怕地不怕，原来竟怕和我们当面告个别。”

“你知道我不擅长这些的……”盛昭曦苦恼地抓抓头。

他知她所言不假。她情感太过于细腻，又念旧情，所以才这么多年也没从上段恋情中走出来。此番她突然放弃美籍，辞掉工作准备回国，出乎所有人意料，又好像是情理之中，说来自己还是始作俑者之一。

“晚了。值班的大卫已经通知了全局同事你大清早来收拾细软准备跑路的事。估计这会儿大家都在来堵你的路上。”

“放我一马吧。我明天晚上的飞机呢。”

“如果不想待会被堵在警局门口，今晚十点Bloom bar不见不散。大伙儿凑份子要给你办个送别Party。你别扫兴。”

“好好好。”盛昭曦一连声地答应着才得以脱身。

晚上来的人是真多，除了警局的同僚，还有些接受过她帮助自发来的市民。整个Bloom bar几乎被包场。

连年过六旬的莫斯太太都破例来了酒吧，“我的上帝，我上次来这种地方大概是三十年前。”老太太一句话把全场都逗乐了。

盛昭曦穿着黑色皮衣、小马靴亮相的时候，Lee拉开子礼花，细碎的彩纸撒了她满头满脸。

不等她回神，身材壮硕的大卫和其他几个男同事就冲过来将她手脚抬起抛向空中，又稳稳地接在怀里，“Welcome our little princess!”（欢迎我们的小公主）。

油嘴滑舌的男同事们嘴里喊着公主殿下，灌酒的时候可是没半点儿含糊。

盛昭曦一口气喝了七八瓶啤酒，就算度数不高，也绯红了脸颊。这还不断有人上前来敬酒，最后还是莫斯老太太伸出了援手：“够了够了。我有话和Joyce说，你们这群猴子待会儿再来凑热闹。”

老太太是警局资历最老的，将她拉出去没人敢说不。盛昭曦这才逃出魔爪。

莫斯老太太把她摁在沙发里，一双皱巴巴的手在布包里掏了半天，拿出一个曲奇铁盒。

铁盒里面是码得整整齐齐的一盒礼饼。盒子才打开一条缝，曲奇的酥香味就蹿了出来。

“我知道你们年轻一辈不信这些，但离职礼饼一定要请大家吃，这样才能保佑你新工作顺利。知道你肯定没时间准备，我自己做了一些，刚出炉的。”莫斯老太太是从英国迁过来的老人，讲究传统，烘焙小饼干的手艺也是一绝。

关键是这份心意重。老太太絮絮叨叨地抚着她的手背，叮嘱她回国万事小心，虽然那是她的故乡，但到底许多年没回，很多事得重新适应。听说那边的人事环境不似这边简单，万事都得多留个心眼。

这声声嘱咐让她想起自己早就离世的外婆，十年前她出国时，外婆也是这样含着泪事无巨细地叮咛。第二年，外婆就没了。那时父母瞒着她，连奔丧她都没赶上。

克洛伊见她露出哀戚的神色，也挨着她抽泣起来，十分舍不得这个大姐姐走。

盛昭曦轻拍她的头安抚着，肩上这点小重量好像源源不断地输送了温暖到她心里。亲人有时也不单是指那层血缘关系。

莫斯老太太熬到半夜十二点就先走了。老太太一走，年轻人们就撒了欢，抓住盛昭曦又喝了几巡，老太太的礼饼也被大伙吃了个干净。最后所有人都横七竖八地歪在沙发上、地上。酒瓶子扔了一地，他们嘴边还有没舔干净的饼干屑。

酒吧的服务员清扫了场地也没赶人，老板早就打好招呼让他们通宵。

凌晨四点，盛昭曦第一个在沙发角落里醒了过来。头痛欲裂，大腿上还枕着克洛伊的头。

她小心翼翼地搬开克洛伊，脚尖点着地跨过了面前倒得乱七八糟的“人阵”，去厕所用冷水洗了把脸，这才清醒了不少。

其余人都还睡得沉，吧台上只有一名值夜的酒保正在擦拭玻璃杯。盛昭曦从Lee的身下抽出自己的包，走去吧台结账。

“不用了。其他几位警官说了，最后喝完统一点数，把账单寄去警局就行了。”

“别麻烦了，我直接刷卡。”

“这……”酒保有些为难。

“最后一顿了，让我尽个心意。”盛昭曦硬把卡塞进他手里，酒保这才勉为其难给她结了单。

盛昭曦拿回信用卡和小票，回头再看一眼卡座里那一张张熟悉的睡颜。熬夜执行任务的时候，不是没见过他们睡着的样子，但第一次觉得这般可爱。

她鼻头一酸，眼泪又差点落下来。该死的Lee，就说她应付不来这种场面。盛昭曦不敢再多做停留，逃一般地离开了酒吧。

Lee睁开眼睛的时候，只看见红色的出口灯下一闪而过的穿黑色皮衣的身影。他的意识还有些不清晰，隐约觉得是Joyce走了。

记忆中Steven那极黑极深的眼眸和Joyce离别的背影重叠在一起，让他头疼欲裂。

小曦，希望我不会后悔将那个地址告诉你，希望你能寻回他。

Take Care

【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圣经》

劫机事件发生前八小时，美国东部时间6月5号晚上十点。从波士顿出发开往恒城的泛美航空在洛根机场开始办理值机，乘客陆续登机。

盛昭曦买的是头等舱的座位，所以有优先登机的权利。她上飞机的时候，舱里只零星坐了一两个乘客。她的位置在1B，靠窗的1A上已经有一位男士坐在位置上读报纸。报纸遮住了他的脸，只能看见黑色的西装马甲和西裤下露出一截小腿。皮肤很白，一双质地精良的牛津皮鞋，打扮很英式。头等舱的位置宽敞，但他坐得直，可以看出身形挺拔。修长的腿规矩地交叉在一起，即便放松时也是自律的。盛昭曦猜想这是个欧洲人。

出发前因为交接工作，已经将近两天没合眼。她一放好行李就叫空乘人员拿了床毯子，调整好座椅开始睡觉，想着若能一路睡到恒城也算是补回了觉。飞机还未起飞，她已经睡着，耳机里的音乐隔绝了外界所有声音。也不知睡了多久，无意识翻身的时候，左耳的耳机掉了下去。她隐约听见耳边有个悦耳的男声在说：“No, Thanks. Leave her alone. I will take care of her.”（不用了，谢谢。让她睡，我会照顾好她。）一口标准的英伦腔，果然是英国人，这个念头在盛昭曦脑中一闪而过，她又陷入了更沉的睡眠中。

劫机发生前一小时，6月6号凌晨五点。盛昭曦从睡梦中惊醒。

此时，整个机舱的光调得很暗。隔壁座的阅读灯还是开着的，隔板挡着看不见他的脸，只能看到他腿上放了一本英文的《圣经》，黑暗中除了轻微的呼吸声，只听得见他的翻书声。

盛昭曦闻到淡淡的红酒味，她的鼻子一向很灵。隔壁的置物板上果然有一杯酒，她

看见玻璃杯里红色的液体，喉头滚动了一下，觉得有点渴。

按服务灯的时候，才发现有人将她的免打扰灯摁亮了，所以空姐发餐的时候才没有吵醒她。应该是隔壁那个男人，她轻声说了句“Thank you”，也不知对方有没有听见。

空姐拿了一杯红酒过来给她，盛昭曦一口就喝完了。她不是个会品酒的女人，只是单纯的爱喝，睡前一定要喝点儿酒才睡得着，这是从六年前开始的毛病。这次回国如果找到那个人，她发誓要狠狠扇他一耳光，然后戒掉这嗜酒的毛病。

过了一会儿，她起身去洗手间。从洗手间出来时，撞到一个拄着拐杖，但身材魁梧的男人。男人身上有股很奇怪的味道，长刘海遮住了他的眼睛，看不清面容，但应该是个亚洲人。撞到盛昭曦时，他扶了一下墙，手腕上露出一个蛇形文身。对方没有道歉，直接越过她，进了洗手间。

盛昭曦回到座位又叫了一杯香槟，与此同时听到了空姐在工作间抱怨酒找不到了。

她回头打量了一眼整个头等舱，一共八个座位，都坐了人。除了她以外，还有后面一排挨着洗手间的位置有一名看似是中国人的乘客。是个十几岁的少年，低着头专心致志地在把玩什么东西。她并没有发现刚刚在洗手间撞见的男人。

头等舱的洗手间是独立的，和经济舱之间只隔了一个布帘。刚刚那个男人很可能是趁空姐不注意，从经济舱偷溜过来的。经济舱洗手间不够用，乘客为了省时间这么做也是常有的事。

盛昭曦不打算多管闲事，但躺下去却无法再入睡。奇怪地心烦意乱，好像有某种不好的预感。邻座的男人在做晨祷，轻声念了一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直到永远。阿门！”

盛昭曦不信教，但他声音里的虔诚让她感到内心十分宁静。她闭上眼静静地听他祈祷，仿佛自己全身心也得到了洗礼。在这样的宁静中，她突然福至心灵，意识到了刚刚那种奇怪的味道是什么。

她叫来空姐，“洗手间里好像有乘客身体不适，进去很久了，麻烦你过去查看一下情况。”

劫机发生前十分钟，6月6号五点五十分。空姐敲响了洗手间的门。

“啊！”洗手间门口传来一声惨厉的尖叫。空姐浑身是血躺在了地上，有一个蒙着面的男人持刀踩过她的身体，一路跑向驾驶舱。正是刚刚那个拄着拐杖的男人。

坐在最前面一个身高超过一米九的美国空警突然站起了身，还没等盛昭曦觉得有希望的时候，空警直接为歹徒输入了舱门密码，并迅速联络了驾驶舱里不知情的机长，骗他打开了两道安全门。

歹徒径直冲进了驾驶舱，挟持了机长和副驾驶，而作为内奸的空警则继续监视着头等舱的情况。同时，经济舱那边也起了一阵骚动。虽然隔着布帘看不到情况，但想必此人还有其他同伙，也控制了经济舱的乘客。

这时，有个男人操着蹩脚的英文在广播里说：“这架飞机被劫持了！我们有枪和炸弹，所有人都老实配合我们，不要轻举妄动！否则同归于尽！”

人群中哭喊尖叫的声音此起彼伏，大家都为自己的性命感到担忧。受伤的空姐流了很多血，一直倒在地上呻吟。

盛昭曦尝试着用英语与那名空警交流，“Hey，我是护士。请准许我过去为那位小姐包扎伤口。”

“不。坐下！”空警一口回绝，并掏出枪指着她。

盛昭曦双手举高，乖乖坐下。隔壁1A的乘客缓缓坐起了身：“Jason，Please，你的同事是无辜的。你们的目的并不是杀光所有人，不是吗？”

盛昭曦这才发现隔壁坐的居然是名亚裔男子，五官说不上多出众，但胜在气质出色。褐色的瞳仁温和而清透，单眼皮，右眼角还有一颗小小的痣，被金属边的眼镜压住，几乎看不出来。

空警Jason下意识地遮住自己制服上的名牌，又看了一眼倒在血泊中的空姐，那还是刚刚才为他添过一杯橙汁的同事，他犹豫了。

“你过去替她处理伤口，然后马上坐回来。不要耍花招！不然我会开枪毙了你。”Jason用枪指了指盛昭曦。

她拿起自己的餐巾匆忙跑到受伤空姐身边，绑住了她的伤口止血。有另外一名空姐见状也小心翼翼地拿了急救箱过来帮忙，两人合力将伤者拖到了工作区。

6月6号早上六点，象征着魔鬼的666。泛美航班CT9827遭到劫持。

歹徒又捅了副驾驶一刀，然后在驾驶舱里倒了一整瓶酒，手中拿着打火机威胁机长马上掉头开回墨西哥坎昆，并通知地勤准备1000万美金和一辆车。还要求墨西哥政府释放一名因绑架、杀人、贩卖人口而被墨西哥警方逮捕的越南籍罪犯Ten Chou。否则就烧毁驾驶舱，让飞机坠毁。

机长称油量不足以飞到墨西哥，请求临时降落为飞机加油。说话间，飞机猛地下坠了一下。歹徒差点站不稳，扶住了机长座椅才没有摔倒。然后飞机进入了持续颠簸的飞行状态。

空警Jason闯进驾驶舱问发生了什么情况。

“飞机的油不够了，必须紧急降落加油！”机长装作神色紧张的样子，以免被歹徒发现是他在捣鬼。此时飞机已经进了中国境内，机长偷偷将应答机上的数字拨向“7500”（我被挟持了）。

头等舱内现在无人监视，盛昭曦想要迅速拉拢附近的人一起商量对策，“有谁知道这架飞机上一共多少名乘客？”

“波音737，最多可容纳200人。现在是闲时，包括机组人员在内最多不超过120人。”还是1A的男人回答了她的问題。

旁边有个身材健硕的美国乘客开始摩拳擦掌，“是男人的就跟我一起上，先打倒那个空警！”

“我们还是等救援警察吧！”这名乘客的老婆偷偷拉了一下他的衣袖，显然不想他涉险。乘客们的意见出现了分歧。

盛昭曦及时出面制止了他们的争执，“我们现在动手风险系数太大，即便打败了那个空警，也无法保证能完全控制飞机，最好是等飞机降落后再见机行事。而且我们不清楚经济舱那边有几个歹徒，我会试着先跟他们谈判，搞清楚他们的意图。我之前在NYPD担任谈判官，请大家相信我的专业水平。”

1A的乘客不由得打量了一眼这个刚刚还自称是护士的女人，她的身份真是瞬息万变。因为盛昭曦之前的挺身而出，其余乘客对她有种自然的信任，盛昭曦成了乘客自救小组的头儿。这时，坐在头等舱最后一排的亚裔男孩突然出声插了一句，“两个。”

“什么？”

“两个歹徒。”男孩指了指布帘后的经济舱，虽然他惜字如金，但盛昭曦还是听懂了他在说什么。男孩的位置距离经济舱只有一个布帘之隔，他看到了后面的情况。

现已知歹徒一共四名，包括一名空警。他们携带了枪和刀，是否有炸弹尚不明了。但盛昭曦判断是有的，因为刚刚撞到她的男人身上就是一股火药的味道。

那个蒙面有文身的男人接替了Jason从驾驶舱走了出来，环视了一眼舱内众人，用

生涩的英文吼道：“吵什么吵！都闭嘴！”

飞机舱内噪音很大，盛昭曦确定他没有听见他们刚刚的谈话内容。她用中文试探着向他询问，“你是中国人吗？”

对方听她说中文，好像松了一口气，改成了中文但口气仍是恶狠狠的，“你听不懂人话吗？我要你们闭嘴。”

盛昭曦脸上堆满了真诚的笑容，“我是代表所有乘客来和你谈判的，你有什么条件？钱？逃跑的车？还是其他的什么？”

“谈判？”文身男仿佛听到了什么好笑的话，“你拿什么来和我谈判？你最好祈祷他们乖乖按照我的话做，不然你们一个个都要遭殃。”

盛昭曦套出他确实有条件，心里有了底。只要他不是恐怖主义劫机，就不会轻易引爆炸弹。他这是带着明确目的来的刑事型犯罪。但是这也不能保证他不会伤害人质，机上一百多位人质，他哪怕只留下一半，都够筹码谈判。

“飞机开始下降了。”1A的乘客看出歹徒英文不好，用英文小声对她说，他在看屏幕里的经纬度位置，“降落点是中国江省。”

盛昭曦脑子飞速地转。江省只有省会岳城有机场，作为闭塞的内陆城市，岳城目前还没有设立警察谈判组。看来她需要想办法配合岳城特警，给他们创造强攻的机会。

飞机降落到机场，马上被岳城特警团团围住。有警察通过无线电朝里面喊话，让歹徒放弃抵抗。盛昭曦心中暗叫不好，这样直接的劝降会激怒歹徒。

果不其然，文身歹徒直接冲到了工作区，一把拎起受伤空姐的衣领，打开舱门，将她直接扔到了飞机坪上。透过窗口可以看见受伤的空姐躺在大大的停机坪上，身体扭曲成一个怪异的姿势。脑后有一大片鲜血流出。有两名特警持枪靠近，迅速将她拖离危险区域，送上救护车，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得救。盛昭曦深吸了一口气。

文身男站在舱门口，一瞬间身上有很多红外线瞄准了他。他不紧不慢地掀开了大衣，露出里面的腰带式炸药。

“我只是临停一下加个油。你们不要为难我！尽快给我加好油，顺便叫那群墨西哥人赶紧放了Ten。否则我就拉着飞机上所有人一起陪葬！给你们半个小时时间，半个小时后，Ten如果没有被释放，我每隔十分钟会杀一个人，直到加好油为止。”文身男显然早有准备，狙击手不敢开枪，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关上舱门。

中国警方与墨西哥警方商议，先假意放走Ten，并暗中跟踪。等劫机事件妥善解决，确保飞机上的乘客安全后，再重新逮捕他。墨西哥当局的条件是此事必须在中国境

内完善解决，不能让他们把飞机劫持到墨西哥去。

三十分钟后，歹徒在飞机上收到来自Ten的视频电话。盛昭曦离得近，听到电话那边一个很沉稳的男声说：“老九，我已经出来了，你们自己想办法脱身。必要时，先杀几个人质吓住他们。”

“是！”被称为老九的男人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神色。飞机加油完成还需要半个小时，他跟Jason说：“你看住他们，我先去杀几个人玩玩。”

他的视线环视了头等舱一周，最后锁定在那个中国男孩身上。他拿过Jason的枪，指着那个男生的太阳穴让他起来。男孩微微皱眉，很不耐的样子，但还是配合了歹徒的要求。

“Rey！”男孩好像和1A的乘客是一起的，1A刚想出声制止，盛昭曦已经腾地站起身，Jason马上用刀抵住她的背叫她别乱动。

盛昭曦举起双手，故作轻松地问：“你不会真的打算杀了他吧？”

男人冷笑一声，“怎么？知道怕了？”

“我是怕这样你们逃不出去。1976年的恩德培行动后，国际上对劫机事件处理都奉行绝不妥协政策。你杀害他只会激怒特警。”

“小姑娘，你到底是什么人？”他之前就怀疑她屡屡出头的原因，要是个普通女孩，这时候躲都躲不及，她怎么胆子这么大？

“我以前在美国做谈判专家，我叫盛昭曦，你可以叫我Joyce。我能帮你们争取最大的权益，只要你保证不伤害飞机上的人质。”

老九好像对她的话起了兴趣，“你先说说你的想法。”

“现在的局势，墨西哥那边已经有了警戒，一定不会让你再过去。飞机到了坎昆也无法降落。与其如此，你不如直接在这里逃走。”

老九若有所思，思考着她的话有几分可信度，“你接着说。”

“你要车了吗？如果在这逃，岳城地形复杂，一定要性能好的越野车才能应付各种难搞的地形。”

老九好像之前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有一瞬间的愣怔。

“大量美金短时间内难以凑齐，而且容易被做记号，在你们今后使用的过程中会增加被追踪的风险。如果钱不是你们的第一目标，我建议不要带钱跑。相比钱，充足的食物和水更为实用。”

说到这里，老九的兴趣完全被她吸引过去了，将那个男孩丢回座位。反过来挟持了

盛昭曦，“好像带走你一个，就足够了，刚刚也是你最先发现了我，对吧？”

此时，有个蒙面女人从经济舱跑过来，“九哥，警察说已经放了老大，要求我们先释放至少一半的乘客才会继续替我们准备其他需要的东西。”

“你答应他们。从头等舱开始1号到50号的乘客从中间的逃生门全部赶下飞机，除了这个女人。”

被释放的乘客中，走在第一个的就是1A的乘客，他只拿了他的那本《圣经》。经过盛昭曦身边的时候，他悄悄塞了一样东西在她手里。两人对视了一眼，她读出他的口型在说“take care”（保重）。

为首的歹徒老九和Jason带着盛昭曦一起进了驾驶舱，另外两个歹徒监视着其他乘客撤离。因为只有一半的人可以走，另一半的乘客开始发出不满的议论。两名歹徒忙着镇压他们。

突然人群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句“着火了！”原本井然有序的撤离变得慌乱起来。

机舱中部冒出滚滚浓烟，20号的位置上火焰燃得很高，烧了座椅和毯子，火势一路蔓延，看上去甚是吓人，而火焰的中心是几页快烧尽的《圣经》。

因为空间狭小，火势吓人，原本就无序的人群更加剧烈地骚动起来。两名歹徒明显都慌了手脚，不知如何应对这种突发事件。

“九哥！这边……”女歹徒正试图联系驾驶舱的老九，头等舱几名身材壮实的男性按照事先商量好的计划，扑上去制服了她，阻断了他们的联络。

另一名歹徒见状大吼一声，想过来帮忙，其他人没给他机会，抡起空姐倒咖啡的热水壶就朝他头上砸了过去。

“啊！”滚烫的咖啡满头满脸地兜上去，歹徒咆哮着挥舞手中的铁棒，但睁不开眼。走道空间又格外拥挤，人们顺势夺走了他手中的铁棍。

越来越多不知情的乘客也加入了支援，很快两个歹徒都被控制住。机舱里烟雾弥漫，机组人员打开了两个逃生门，让乘客们迅速撤离。所有乘客撤离后，特警得知还有人质和两个歹徒在驾驶舱里，迅速进入机舱准备武力强攻。与此同时，驾驶舱内传出两声枪响。

特警强行破门而入，看见机长举着枪击毙了一个试图挣扎的空警，地上倒着已经死去多时的副驾驶，还有一个被击毙的歹徒和一个头部受伤晕厥过去的女人。

“歹徒已经全部击毙！”机长敬了个礼，戴着白手套的手腕处露出了一点蛇形的文身。

盛昭曦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病房里的电视正在直播特别新闻，“今早在本市机场，一架从波士顿出发的泛美航空的航班遭到挟持。多名乘客联手自救，英勇的机长一人击毙两名歹徒。最后在岳城特警协助下，全机96名乘客全部获救，一名副机长身亡，一名空姐受伤。四名歹徒全数落网。据悉，此次事件中出现了空警为歹徒做内线，泛美航空表示会对此做出进一步调查……”

盛昭曦记得当时他们四人在驾驶舱里，老九听见外面的动乱，打发Jason出去查看情况。机长趁机想要夺他的枪，盛昭曦过去帮手，打斗中被击晕。剩下的事她就知道了，这次能活下来真算是命大。

病房的门被人敲响，一名警官走进来要给她录口供。盛昭曦将飞机上发生的事详细地说了一遍。

“所有人都平安吗？”录完口供后，盛昭曦追问。

“嗯。大部分已经回家，受了轻伤暂时无法回家的乘客也都妥善安置在医院。”

如此这样，怕是无缘和IA的乘客亲口道声谢了。

“另外，听其他头等舱乘客说了你在飞机上的英勇表现，现在门外有很多记者想要采访你。”

“我能不见吗？警官，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所有公开报告中都不要涉及我的个人信息。”

“当然可以。你不愿意的话，我们在报告中会用代号来称呼你。对了……”警官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宝蓝色的钢笔，“解救你的时候，这个从你身上掉下来，我们替你先收起来了。这就是你刚才笔录中说的用来袭击歹徒的那支钢笔吧？”

“正是。谢谢。”盛昭曦把笔拿在手里转了一圈，很纤细的笔身，笔帽上有一颗小钻石，刻了一个花体英文字母R。

当时一片混乱中，空警Jason想杀了她。千钧一发之际，她正是用这支钢笔戳进了Jason的脖子，制止了他的动作，但她也被他一拳打晕了过去。可以说这支钢笔救了她一命，但这支钢笔的主人却并不是她，而是IA的那个男人。当时她神经紧张，没想太多。现在回忆起来，那句“take care”竟如此耳熟，像极了那个人的声音。

盛昭曦自嘲地笑着摇了摇头，自己怕是想那人想得痴魔了，听谁的声音都像他。

无疾而终的初恋

【爱情太短，而遗忘太长。】——聂鲁达

“各种生物所表现出的颜色可分为两大类：化学色和结构色。前者是生物体内本身存在的色素所形成，后者则是由特定波长的光线发生散射或衍射等作用……”盛昭曦陶醉地听着“自然地理频道”里有磁性的男声旁白把一个科普栏目解说成了“午夜故事”。

秦婧握着透明的玻璃水杯从厨房里走出来，用脚背轻轻踢了踢盘坐在沙发正中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的盛昭曦，“你还爱看动物世界啊？”

“没，就是觉得旁白声音挺好听的，低低的很有雄性魅力。”盛昭曦往旁边挪了挪，给秦婧腾了个位置。她没说的是，这个声音和她的前任很像。

上次劫机事件后，盛昭曦被爸妈从岳城接回老家恒城。休养了一段时间后，就搬出来和闺蜜秦婧一起合租了套两居室，现在正在准备入职的事宜。

“再过两天就要入职了，准备得怎么样？”

“没头绪，也不知道会碰到什么样的学员。”盛昭曦呷了一口咖啡，想到即将开始的培训有点头疼。

“变色龙的绚烂体色就是结构色的产物，大多数变色龙是根据周围的环境来变换体色，也就是俗称的‘保护色’。也有少数种类的变色龙是用体色来表达情绪。当受到威胁或赢得配偶的时候体色最为显眼。”

电视里持续的旁白声让盛昭曦想起了在美国读大学的时候，有一节课教授让他们做了一个权威的性格分析测试，这个测试中得分越高的人，代表他越难被社会环境所影响。记得教授说，人出生之时，这个初始值接近于零，周围的环境怎样，我们就会变成怎样的人。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分值会逐渐增长，直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就不会